

大家

dajia

徐勇：传统文化教育不只是诵读经典

近年来,关于传统文化教育的争论,已从早期的“要不要开展传统文化教育”,逐渐转变到“如何开展传统文化教育”“哪些传统文化的内容适合中小学教学”等问题上。在现代教育体系下,传统文化教育应该学什么、怎么学、如何教?长期从事传统文化教育研究的北师大教育学部教授、国学经典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徐勇有着自己的鲜明态度,他认为社会上现有的传统文化教育,大多是强调国学文本文献的教育,即读经诵经,所含的范围偏窄。

近日,徐勇教授做客省图尼山书院“明湖会讲”,参与“传统文化教育新愿景”的话题讨论。本报记者专访了徐勇教授。

□本报记者 张九龙



>>> 传统文化走进校园 不应止于诵读经典

齐鲁晚报:您长期从事传统文化教育研究,主持了中国教育学会委托的“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指导标准”的研制。提起传统文化教育,大家一般会想到诵读经典,对此,您是否认同?在研制“指导标准”时,又是怎样考虑的呢?

徐勇:现在的传统文化教育,无论是在体制内的中小学,还是体制外的私塾和书院,都有不同的称呼。“传统文化教育”“国学教育”“经典教育”“读经教育”等概念层出不穷,让人眼花缭乱。我认为,最恰当的用词当数“传统文化教育”。

传统文化内容丰博浩瀚,从不同的角度,有不同的划分。从教育教学的角度来说,我认为可以分为三个方面。一是国学经典,即以著述、学术的形式所表现的传统文化最精要的内容。把国学经典当作传统文化的一部分,基本上没有异议,有人甚至将二者等同。二是文化常识,所谓常识,就是为人所熟知的、最基本的知识和生活经验,小到一称谓,大到各种制度,都属于这一范畴。比如为什么我们叫中国、为什么叫炎黄子孙、二十

四节气指的是什么、科举制度是怎样的。三是游艺游戏和技能技艺,比如剪纸、书法、围棋等这类需要长时间反复练习才能获得的能力。

由此可见,诵读经典是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容之一,前者从属于后者,后者包括了前者,二者不能等同。我们现在研制的指导标准,就是从国学经典、文化常识、游艺游戏与技能技艺等三方面进行设计的。

齐鲁晚报:近年来,在传统文化教育方面,社会上出现一种现象:主张凡是传统的东西就是好的,不管着装、动作、语言等都想尽量还原古时的状态,似乎这样做才是正统的、纯粹的。您如何评价这种现象?

徐勇:首先应当明确,文化表现出的是一个民族的自我和特色。其次,“传统”跟“现代”并不是对立的观念,它强调的是传承、延续。美国学者希尔斯甚至认为,任何一个传统的形成,都要经过三代人,经过两次传承。所以,传统的对立面不是现在,而是时尚,是那种昙花一现、难以持久的东西。真正的传统文化是从过去一直延传到现在,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依然

>>> 道德教育只是一方面 重在文化自觉与自信

齐鲁晚报:现在很多家长愿意让孩子接受传统文化教育,认为传统文化教育是一种道德教育。当前国家大力提倡传统文化教育,您认为除了道德教化以外,传统文化还有别的功用吗?

徐勇:近100年来,我们起初学习日本,后来学习美国,再后来又学习苏联,这使得中国的教育出现了革命性的、根本性的变化,在这个变化当中,有很多中华文化的优良因子丢失了,非常可惜。

我国现行的中小学课程体系源于西方和苏联,这种现代教育体系是教育近代化、学术专业化的结果。现代教育侧重于知识教育,对道德养成方面关注不多。而中国的古代经典,通常都具有厚重的伦理色彩,特别是古人强调读书学习,要引归身受,见诸行事,要知行合一。这样的学习内容和学习方法,自然能熏陶气质、变化性情、提高涵养,对学习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。

不过,我反对将传统文化教育简单归为道德教育。传统文化教育当然

有道德教育的功效,但道德教育只是传统文化教育的一个方面,不能将二者等同起来,否则就又会把传统文化教育狭隘化。

历史的结论告诉我们,单纯地读经既不能提高国民素质,挽救世道人心,也不能疗治一个社会的乱象,更不能挽救一个王朝的覆亡。传统文化教育的宗旨应当是增进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。中国人只有真正了解自己本民族的传统文化,才有可能解决“我是谁”的身份认同问题,解决我们来自哪里、又将走向何方这个根本性的问题。而且,文化自觉、文化自信与文化宽容、文化尊重是一体两面;一个只有对自身文化自觉、自信的人,才有可能对其他民族的文化有一种理解、宽容和尊重。

齐鲁晚报: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,新一轮的传统文化教育已开展20多年,此前大多是民间个人力量在推广,范围较窄。如今,国家在校园中开展传统文化教育,面临哪些新的困难和挑战呢?

徐勇:近年来,关于传统文化教育

>>> 不能给婴儿吃牛排 读经有“非教育化”倾向

齐鲁晚报:如今,私塾、读经班越来越多,有的家长甚至让孩子从学校辍学,转而投向一些民间教育机构,由此引发的争议非常激烈。有的家长要求上幼儿园的孩子背诵“四书五经”,有的教育机构甚至以“包背诵几万字”为噱头进行招生。您怎么看这种现象?

徐勇:除了教学目的的功利化、教学内容的碎片化、教学方法的复古化等问题以外,现今传统文化教育中一个最大的问题是违背了教育规律,表现出“非教育化”倾向。

传统文化教育,本质是教育,应当遵循教育科学,简单来说,就是循序渐进。有人认为传统文化特殊,可以不按照教育的规律、原则和逻辑办事,这种观点是错误的。自己研究《周易》,就让孩子读《周易》;自己喜欢《尚书》,就让孩子也读《尚书》;自己认为《论语》重要,就让幼儿园的孩子也学《论语》。

有学者对此比喻:“牛排对人体有营养,但不能让刚出生的婴儿也吃牛排。”教育的原则不是不分对象、向所有的人提供所谓最有价值的知识,而是要向所有的人提供最适合、最恰切

的知识,不能搞大水漫灌。

至于过早读经、一味强调背诵的问题,我认为这样机械背诵短时间内或许会有效果,但是孩子毕竟不是机器,时间长了,可能会导致对经典的恐惧,甚至产生逆反、排斥心理,最终自我疏远传统文化,这样的教育得不偿失。

齐鲁晚报:传统文化教育也要遵循教育规律,那么可否给出一个您心中理想的学习传统文化的路径和步骤呢?另外,现在有人提倡传统文化教育应该与时俱进,推出“新三字经”“新弟子规”,到底该让孩子读原典还是读净化版的“新典”呢?

徐勇:什么知识最有价值是一个相对的概念。小人书、绘本、童话、故事等对成人、学者来说,可能太小儿科了,但对孩子来说,无疑是吸收知识营养的有效渠道。再有价值的知识,如果不能被受教育者所接受或接受不了,就不适合开展教育,应该暂且搁置。

学习的内容和次第,这是传统文化教育首先要解决的问题。我认为,幼儿园阶段,传统文化教育应该把更多

具有生命力、表现我们民族自我和特色的那些东西,需要一代代人承续和延传下去。

我坚决反对一味地复古。我去过不少学校,观看了校方组织的传统文化教学成果表演。有的表演背诵《论语》,孩子们穿着古装,手持竹简,摇头晃脑,显得非常乏味,他们在台上背得痛苦,我在下面看得难受。

无论是文字,还是文献载体,以及服饰装束等等,不仅各地有差异,而且不同的时期更是大相异趣。变化的一个基本趋势,就是便于人们利用。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谨守“凡古必真,凡汉皆好”的教条,倡导并身体力行地“回到古代”。比竹简、缣帛更早的文献载体是金石、甲骨,喜好复古的人们,怎么不抱着石头诵读呢?

那些没有能活到现今,只能作为凭吊、欣赏或研究的文化现象,往往是不能与时俱进的“糟粕”。既然已经死去,说明这些东西只能跟某个特定的时代相适应。如果在青少年教育中,花大力气去复活这些早已死去的东西,就是复古的表现,没有任何价值。

的争论,已经从早期的“要不要开展传统文化教育”,逐渐转变到“如何开展传统文化教育”“哪些传统文化的内容适合中小学教学”等问题上。

目前,传统文化还没有进入国家课程。地方课程中,山东省是第一个将传统文化列为省级地方课程的省份,开展得较好。校本课程是传统文化开设得最多的层级,全国不少学校有传统文化的校本课程和教材,可是,从教育效果来看并不理想。

中小学校对于开展传统文化教育普遍具有较大的热情,但普遍缺乏合格的师资,这成了制约传统文化教育的最大瓶颈。人们对于“教什么”“怎么教”深感困惑。很多学校没有能力独立开发教材,不知道该如何做。即便已经开设,也心中没底,不知道自己的做法是否科学。

我们努力推动传统文化进入国家课程,目的就是通过标准研制和教材建设的“顶层设计”,让传统文化教育得以更加健康、有效、持久的发展,改变现今课程设置的教材建设不科学、不合理的状况。

精力放在游艺游戏与技能技艺方面,用以培养孩子的兴趣。在小学阶段,孩子们应该只读唐诗、宋词和蒙书。这些文本往往句子短小,形式整齐,读起来朗朗上口,听起来铿锵悦耳,能调动孩子的积极性。在初中阶段,可以阅读“四书”;高中阶段,再去阅读“五经”。

其实,传统文化教育的重点并不是培养孩子读了多少古代文本,而是要让孩子认识传统文化的价值,增进对传统文化的兴趣,提高传统文化的素养。对学生来说,如果没有学习兴趣,传统文化的价值就无从认识,素养的提高也无从谈起。

至于“新三字经”“新弟子规”的问题,编者有“净化”的动机。真正的教育并不是要给学生创造一个无菌的“桃花源”,让学生机械地去接受书本上的知识。我们希望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和理性精神,使之能够具备自我判断、自我选择的能力。因此,在这个意义上,我们更提倡阅读原典,留给学生更多的研判空间。我们现在去搞“新三字经”“新弟子规”,没有经过时间的检验和沉淀,很难说孰优孰劣。